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

●孙启泰 熊志勇

●河南人民出版社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

●孙启泰 熊志勇

●河南人民出版社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

孙启泰 熊志勇

责任编辑 汪 琼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封新新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875印张:23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0,970—26,970册

ISBN 7-215-00718-9/Z·33

定价 4.95元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且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笔直的。40年来，我们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积重难返的岁月，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中国40年历史舞台上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为整个人类历史所少见。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认真反思40年的历史，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财富的效能，必将对我国现

代化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40年国是反思丛书》即为此而尽力。

本丛书将着重展现共和国40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认某些历史事实是痛苦的。但唯其痛苦，才能使我们民族久已麻痹的那部分神经不再麻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牵扯到众多的死人和活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判明某些人的英明和某些人的愚蠢，或者某些人的高尚和某些人的卑鄙，而着眼于我们所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丛书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的。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40年历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那些“荒唐岁月”或“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

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40年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

小 引

1988年岁末，我们相携来到昔阳，意在为大寨进行实地了解。

当我们就大寨的问题同当地人士交换意见时，人们似乎都力图回避这段历史，不愿勾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有的青年人甚至不知道大寨这块曾经红极一时的“圣地”。大寨，如今正逐渐被人们淡忘。说中国人“健忘”，并非没有道理。

作为当代中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策源地”，大寨据有的地位无疑十分显赫。“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选择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作为研究的课题，旨在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这幕历史的悲剧，提请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不该忘记的过去，谨防历史悲剧的重演。

今天的大寨虽已门可罗雀，但昔日走红的遗迹仍然依稀可见。村前高矗着“大寨”两个约一米见方的朱红大字，豪华的大寨旅行社为山村增色不少，同毗邻的武家坪村形成鲜明的对照。登上虎头山放眼眺望，一层层平展展的梯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民居，“军民渠”、“支农池”……所有这些雄姿依旧，都不乏当年的壮观。

翻开大寨的历史，这里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

合作化以后，它的名声与日俱增。1964年大寨红旗升起，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更把大寨推上了神圣的祭坛。在当时，无论怎样估价大寨的地位都不过分。一时间，直升飞机、高级轿车、大客车、拖拉机等各种交通工具蜂拥而至，各界人士纷至沓来，惟恐落后，有失眼福。“革命人心向大寨，全民争上虎头山”，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从60年代至80年代，全国有710万人次参观过大寨。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陈毅、罗瑞卿、徐向前、华国锋、赵紫阳、汪东兴、江青等人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在浩浩荡荡的参观大军中，还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党政军要员，农村的基层干部，也有当代中国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以及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

大寨不仅声震华夏，而且名扬海外。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把大寨誉为“全世界农民的首都”。此话也许言过其实，但是到大寨参观的国际人士之多，倒是有据可查，先后有134个国家的25478名外宾到过大寨。他们当中有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越南总理范文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缅甸总统吴奈温、泰国共产党总书记陈加、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以及许多国家的外交使团、专家、学者、知名人士。他们也许想从大寨这个中国农村的典型上，发现东方农业大国的深深奥秘。

人们曾对大寨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高度的赞扬。泰国学

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和世界上八大奇迹并列。”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说：“大寨不仅是中国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南斯拉夫学者维达索维奇指出：“大寨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不仅中国人民要学大寨，世界人民也应学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还有的外宾把大寨与长城相媲美，认为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脊梁。

当年，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图书多达数百种，文章逾万篇，卷帙重叠，文字浩繁。大寨、昔阳的事迹和经验通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曲、舞蹈、电影、美术、曲艺等各种形式广为流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标语曾遍布全国农村和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寨红花遍地开”，“大寨红旗遍神州”，大寨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和象征。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经验层出不穷，从生产建设到政治斗争，从文化教育到公安外事，一应俱全。于是，出现了教育学大寨、卫生学大寨、财贸学大寨、体育学大寨、公安学大寨、军队学大寨。沿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之路，一场从农村展开的“革命运动”向城市渗透蔓延，形成新的“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被称为“70年代的农民运动”！

大寨的风云人物陈永贵，在一片溢美之词的簇拥下，戴着令人目眩的桂冠，走出了大寨的小天地。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主任、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一路宦海顺风，直至走进中南海，登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一批号称敢于“大批、大斗、大干”的“大寨式干部”

得到提拔和重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另一方面，在大寨、昔阳以至全国各地，则有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不学大寨”、“反大寨”的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许许多多冤假错案。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平原造梯田等荒唐现象比比皆是。“学大寨不走样”，强求一律，推行大寨模式。许多地方实现了“大队核算一片红”，盲目向“更高”形式的公有制过渡。自留地、自留树被收归集体，集市贸易被关闭，定额管理被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受到严格的限制。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进行宣传，所谓的“全面专政”和“继续革命”，阻滞了生产的发展，普遍的贫穷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在“文革”期间，大寨蜕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大寨之路被描述为“斗争之路”。陈永贵等人出尔反尔，任意剪裁大寨的历史，使之服务于“路线斗争”需要。对“样板”单位实行“温室培养”、重点扶持的做法，使大寨日渐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为了创造“经验”，沽名钓誉，不惜弄虚作假，坑害国家，愚弄全国人民。

曾几何时，这个名噪天下的样板，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从狂乱的楚幻中回到了现实的大地。虎头山下的大寨人同共和国的公民们，才有可能开始冷静地思考这段难忘的历史。

对于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对于陈永贵的成长史和学大寨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共和国第四代第五代公民知之甚少，即便是亲身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对许多事情的

内幕和真相也不甚了了。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我们试图尽一点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以期帮助人们深刻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一点绵薄之力。

目 录

小引	(1)
一、创业	(1)
新生	(2)
农业合作化	(7)
向“天堂”的跳跃	(15)
“新套套”	(23)
劳动模范	(27)
二、大寨红旗的升起	(35)
洪灾之后	(35)
明星初升	(41)
选择	(49)
风云变幻	(59)
山雨欲来	(69)
三、蜕变	(86)
突出政治	(86)
典型的蜕变	(96)
造神运动	(108)

劳模造反·····	(116)
庆丰收·····	(127)
帮派当政·····	(132)
“红色恐怖”·····	(138)
北方农业会议·····	(157)
整“五种人”经验·····	(163)
想新的、干大的·····	(172)
四、“鼎盛时期”的变奏曲 ·····	(185)
“堵”与“迈”的斗争·····	(185)
大旱、大干、“大丰收”·····	(197)
“翻锅底”·····	(202)
在“自力更生”的背后·····	(215)
第一次全农会议·····	(225)
“家族统治”·····	(238)
人妖颠倒·····	(247)
各行各业“大寨化”·····	(258)
“西水东调”·····	(268)
建设高标准大寨县·····	(278)
五、大寨红旗的坠落 ·····	(285)
多事之秋·····	(285)
回光返照·····	(293)
大寨、昔阳在1978·····	(299)
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	(311)
历史的结论·····	(321)

拨乱反正·····	(329)
“红旗”坠落后的擎旗人·····	(346)
今日虎头山·····	(360)
后记·····	(364)

一、创 业

光秃秃的虎头山，仿佛一尊土黄色的菩萨，盘踞在大寨村的身后，有时，它温和恭谦，敞开它那宽厚的胸怀，让人们在它的身躯上耕耘收获，用它那硕大的体魄，抵御风暴的侵袭。有时，它狂暴如雷，滥施淫威，恣意肆虐山脚下扎寨的村民。它与大寨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寨的代名词。星移斗换，风化剥落，虎头山历经沧桑，它冷眼俯视着大寨村民多少个春夏秋冬的悲欢离合，与大寨人一同分担世事炎凉、荣辱盛衰。

公元1986年，在虎头山的最高处，增添了一座巨大的坟墓。在这里，安睡着一位一生与虎头山结下不解之缘的人，墓穴两旁，两只石虎卫护着他的灵柩，一块高大的石碑，镌刻着这位名人的生卒年月和简历。陈永贵，这位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全国劳动模范、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走完了他富有戏剧色彩的人生旅途，静静地躺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这一生有过太多的喧闹和变迁。虎头山对于他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里有他播下的希望，有他抛洒的汗水，记载着他的业绩，在这片黄土地上曾经有过他的一切……

新 生

大寨地处晋中腹地，这里曾是炎黄子孙重要活动地区之一。相传在宋元时代，战事频繁，兵家相争，散兵游勇和逃难流民纷纷涌入这一带地区。当时的昔阳县境内有一个重要关隘——虹桥关，军队为防守这个关口，便在附近安营扎寨。在距虹桥关约10华里的虎头山下，军队选择了一块有利地形，建立了一座营盘，谓之大寨。而在大寨以北约2华里的另一座营盘，则被对称为小寨。

战乱结束，这座军营也随之废弃，于是这里又恢复了往常的荒凉。大寨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石灰质的土石山区，水源缺乏，土壤贫瘠，要在这里生存下来，确实相当艰难。然而，对于那些颠沛流离、贫无立锥之地的流民来说，不失为一处难得的避难所。年复一年，这座营盘随着投奔者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

名曰村落，实际上是个土寨。土寨的前面，是一条大深沟，这是大寨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冬天，深沟干涸，人们可沿沟走出。一到夏季或雨雪天气，便难以通行。这条深沟阻隔着大寨人的视线，限制着他们的活动范围。走出三里地外，便不知道这座土寨的存在。土寨里的村民们，借用山势和深沟，刨个土窑，垒起锅灶，就算是“家”。村民之间也少有联系，唯一可供他们聚集的场所，是土寨前的一小块空地，闲暇之余，就在这里凑凑热闹，谈古道今，议论土寨

内外的奇闻秘事。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封闭、贫穷、艰难的生活。

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当陈永贵降临人世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冲击着整个社会。中国农民遭受着封建地主阶级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严酷的现实，激起他们为打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谋求自己的翻身解放而奋起抗争。

据燕凌著的《大寨高风》一书介绍：陈永贵的身世很苦。其父陈志如13岁便来到大寨，终年劳动也不能养家糊口，先后卖了妻子、女儿和陈永贵，换下一小块荒山地，土地瘦，加之体弱多病，一年打不出多少粮食，生存无望，回到石山村老家，吊死在祖坟地的树上。陈永贵的大伯靠讨饭度日，最后葬身在黄河滩上。其四叔在山西太原做工，被日本人扔进矾窑中烧死。其五叔因精神失常，被人活活砸死在荒山上。陈永贵7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羊、扛活，悲惨的家世，使他对阶级剥削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带地区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地区，这里的人民也在党的影响下，逐渐觉悟起来。

陈永贵的成长道路也是比较曲折的。有材料介绍说：他曾经被迫参加过日伪特务的外围组织——“新亚反共救国会”，但也曾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此

① 燕凌：《大寨高风》山西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